

1416

10-2

斐

然

集

十

星

空

集

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六

上皇帝萬言書

宋 胡寅 撰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
上書皇帝陛下伏覩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
移譯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詢羣臣臣
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錢唐來幸江寧

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啟建之義改為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為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則其負

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泛論
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
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
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
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
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
追咎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
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而據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
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愉安歲
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畧無扞禦盜賊
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
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
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擣行在
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
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

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
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
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
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
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
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
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
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

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國敵騎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達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

不行刑罰不威而賞爵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
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
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
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
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
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
諛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
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

舊物金人以無厭之求喋血中華蠶食併吞扶立僭偽
以亂易治伴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
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
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
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
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國用不足
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
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

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
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
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啟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
固當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
于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
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
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
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

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罷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說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彥詣譴小人烏知達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傳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

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忮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邊方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

恃強凌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
望于侵凌強暴反覆無常之尼雅滿豈有是理哉若以為
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
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
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
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迎太公呂
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
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

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魏子女
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
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敵
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
功之後欽若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
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
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絕其議陞

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務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駁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

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師臣監司要害